

第九期

番禺文史資料

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一十一月

番禺县文史资料

第九期

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番禺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

番禺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：梁广德

副主任委员：黄子衡 司徒彤 罗敬祥 何振邦

委员：朱甜 何品端 何侃基 何国工

杜振权 屈慎宁 梁栋 梁谋

温颂生 蔡德铨 谭乐然

目 录

经济·政治·文化

晚清时期番禺人民反进城、反租地、反傀儡政权的斗争	司徒彤 (1)
三十年代在南村召开的首届县教育大会	何品端 (6)
——番禺印刷厂发展简史	陆仲文 (10)
——番禺第一间地方国营企业	
——番禺私营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情况回顾	韩 健 黄子衡 (17)
市桥的晒莨业	韩 健 (24)
修筑市桥——钟村公路的一桩怪事	黎应榆 (26)
——解放后群众戏曲活动简述	何振邦 (28)
沙湾飘色在改革	何智强 (38)

历史人物

——忆先叔叶恭绰二三事	叶崇德 (41)
——罗明燏生平述略	罗明燏 罗征信 (46)
——罗明佑从事电影事业始末	罗征信 (52)
——刘敬时与孔沛然	
——晚清时两位穗港中医名宿	李嘉荣 (58)
——广东音乐名家何与年	梁 谋 (62)

镇村史料

- 南村镇概况 罗文辑 (73)
员岗史料点滴 崔 耀 梁惠英 (82)
起着革命根据地作用的员岗 卫 民 (88)
七星岗战斗 卫民提供 (92)
海云寺兴亡录 黎应榆 (94)
员岗跷色 崔 耀 (100)
罗边村古今谈 罗中文 (103)
单一经营俱往矣，桃花吐艳报春来
——南村镇塘埗东村广种报春花 陈绍权 (108)
沙边村——宋古窑遗址 蔡德铨 (110)
敢向路在何方
——南兴服装厂发展之路 谭启道 (115)
广州番禺电缆厂发展史 杨宗权 (122)
南村历史人物小传 罗文辑 (126)
员岗才子崔树芬 陈绍权 (137)
为我国摄影事业创先河的高氏昆仲 梁 谋 (138)
弃仕从医、笃精医术的罗伯夔 罗中文执笔 (142)
番禺大盗罗鸡洪 韩 健 (144)
编后话 (152)

晚清时期番禺人民反进城、反租地、反傀儡政权的斗争

· 司徒彤 ·

鸦片战争后，英侵略者以《南京条约》中开放五口通商为由，多次提出自由进出广州城和租地建房设立租界的要求，遭到广州人民（清沿明制，广州分属番禺、南海两县。清末，广州大抵以今北京路为界，东及河南均属番禺，西属南海，广州人大多是番禺、南海人。下同）的强烈反对。番禺爱国士绅潘士成，为抵抗英舰艇载兵进城，出资招匠制成水雷，后又制成战船。士绅王韶光仿效升平社学，在禺北沙梨园成立东平社学，河南的士绅及乡民，相继成立了隆平、南平社学。广州、番禺、南海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进城斗争。清廷官吏却恰恰相反，他们媚敌卖国，引狼入室。1843年初，广州将军伊里布示禁广东人民抗英运动，立即遭到人民的声讨，反侵略、反投降的檄文四处可见。伊里布在人民的声讨下，不数月惊忧而死。

1843年7月，钦差大臣耆英同意英提出进入广州内城的要求。广州、番禺、南海士绅80多人，联名呈文表示反对，逼使耆英不得不照会英公使暂缓进城，取得了反进城斗争的初战胜利。

1845年，英重提进城要求，耆英出告示要人民不要反对。广州及四乡人民纷纷标贴红白字帖，痛斥耆英“赃官误

国，甘丧廉耻，从夷所欲，天实厌之。倘夷入城，鸣鼓攻之”。数以百计的反进城、反投降的文告，显示了人民的反抗力量，再一次粉碎了英侵略者进城的阴谋。

1846年1月，耆英与广东巡抚黄恩彤联衔发出布告，定期“开放”广州，禁止人民阻挠洋人进城。同月15日，广州知府刘浔奉令到英舰密订入城日期，消息传出，群情汹涌，傍晚，数千群众拥入府署，刘浔逾墙逃脱。群众将知府之朝珠、公服等物付之一炬，耆英慑于民愤而撤刘浔职，阻英人入城。广州人民又一次取得反进城斗争的胜利。

1847年5月，英侵略者见进城未能得逞，便派测量队到位于河南的番禺茭塘司南洲社洲头咀强行丈量土地，插旗志界，企图在广州建立租界。番禺南洲社洲头咀等四十八乡人民群起反抗，汇集在龙溪首约的双溪书院，抗议英人暴行。5月20日，洲头咀等四十八乡三千多人又群集到十三行英商馆前示威，抗议英人侵占土地，并递交《致英国领事官信稿》，谴责英国侵略者依仗清廷卖国官员强迫群众租地，警告他们如“仍恃强硬占”，乡民将“舍死相争”，誓不屈服。群众又到处贴出长红、揭帖，警告他们如强行霸占，定“先杀耆英，后剿英夷”。英还拟强租黄埔长洲等地，均遭到番禺人民的强烈反对。番禺的《鹿步司士民同启》和《番禺长洲上下乡庄直白》的告示中，均明确表示，若英夷占据长洲建筑夷坟夷馆，则必“戮力同心，枕戈待敌”。广州城内人民更集壮勇十多万人声援，迫使英侵略者停止在广州租地建房设立租界。

1848年冬，广州、番禺、南海人民不顾卖国官吏的反对，实行武装自卫，组织壮勇十多万人，守卫珠江两岸，入夜四城灯烛照耀如同白昼，洋人不敢擅离商馆一步。1849

年4月，英驻华公使、香港总督文翰，被迫布告洋商，罢进城议。广州人民持续七年之久的反进城斗争，终于取得了完全胜利。

1856年10月，英侵略军发动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，毁虎门及内河各炮台后，曾一度攻入广州城，因遭到军民奋起阻击，遂纵火焚烧一德社店户，毁靖海、五仙门及焚毁西濠至西炮台之间民房九千余间和各衙署而去。番禺人民目睹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暴行，又看到清廷官吏媚敌卖国、屈膝投降的可耻行径，为国为乡计，纷纷组织团练守御。据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十一月《番禺县慕德里团练守御章程》记载，壮勇守御划分六团，第一团在人和墟、第二团在龙归市、第三团在石龙墟、第四团在高塘墟、第五团在江村墟、第六团在水沥墟，各团分管各地区的社、乡。番禺人民拿起武器，准备随时歼灭入侵之敌。

1857年12月，英、法联军攻占广州城北各炮台，广东巡抚柏贵令番禺县知县李星衡请十三行商人伍崇曜与敌议和。12月31日，广州失陷，叶名琛被俘，广东巡抚柏贵和广州将军穆克德纳投降。英法联军占据广州后，成立以巴夏礼（英）为首的三人委员会，掌握大权，而让卖国投敌的广东巡抚柏贵在联军三人委员会的控制监督下，继续担任原职，充当维持殖民统治秩序的工具，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。自此，广州、番禺、南海人民开展声势浩大的反侵略、反傀儡政权的斗争。

柏贵充当傀儡后，立即张贴告示，禁止乡民组织团练及殴辱洋人，违者以叛逆治罪。广州知府和番禺、南海两县亦会衔发出告示：“洋人下乡，以礼相接，不可挑衅。”这些“告示”及公布的“法令”，一经贴出，即遭广州及番禺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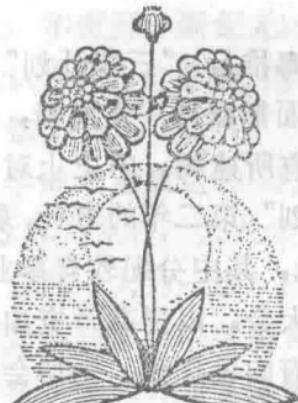
镇乡人民撕毁及抵制。各阶层、各行业的人民，还纷纷张贴公檄、公启、揭帖，揭露侵略者的暴行，号召人民断绝敌人供给，随时打击敌人。在香港的二万多名工人，亦纷纷罢工回乡，以示抗议英、法侵略。

英法联军占领广州后，番禺人民不顾卖国官吏的禁止，加强团练募勇，实行武力自卫。英法联军在广州近郊四出抢掠，淫辱妇女，曾先后至番禺的龙眼洞、牛栏岗及石井、望牛岗等村滋扰，为附近数十乡团练鸣锣驱逐。1858年6月5日，禹北各路乡勇袭击四方炮台英军。同月6日，侵略军分两路进攻番禺鹿步司的榕树头和三宝墟、龙眼洞，被我龙眼洞乡勇及邓安邦、陈桂籍营勇埋伏截击，敌军大败，纷纷逃窜，陷入水田者难即爬起，毙数百人，英国领事巴夏礼亦被击中坠马，险被生俘。广州城郊的番禺、南海人民为要把英、法侵略者逐出广州，士绅曾拟设局于石井，组织万人攻城。由于士绅对柏贵存有幻想，打算用计将柏贵从城内救出，但柏贵死心投敌，得知计划后，竟出告示称：“中外一家，业经和好，百姓不得再滋事端”，又称：“如殴打洋人，及擅敢借词团练等情，定照叛逆治罪”。攻城计划因遭到柏贵的破坏而未能实施。旋以当年三元里抗英的103乡（大部分乡属番禺县）联合南海等县人民在佛山镇成立团练局，组织义民数万，准备反攻广州。1858年7月20日，广州市郊四乡人民部署攻打广州城，番禺江村、石井及各路团练壮勇七千多人攻至西门新城，激战三昼夜，柏贵派清军助英法侵略军守御，致使壮勇力量悬殊而伤亡很大未能得手。广州虽未能光复，但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，使英法侵略军闻风丧胆，寝食不安，寸步难行。

1860年10月13日，英法联军侵占北京。清廷旋于24、25

两日分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、中法《北京条约》。11月，英法联军退出北京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。1861年10月21日，英法侵略军方退出广州。

英法联军侵踞广州三年九月余，广州、番禺人民对侵略者和傀儡政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，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



三十年代在南村召开的 首届全县教育大会

何品端

民国二十二年（1933）夏，番禺县教育局在南山乡（今南村镇南村）举行了一次为期七天的首届全县教育大会，这是当年推动乡村教育的一项盛事，为本县教育史留下了一页。

时值陈济棠主粤推行“三年计划”的第二年，广东在建、教、财、文等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，本县在县长严博球的“励精图治”下也有所建树，历史上对此都予以肯定。

当时“三年计划”第二年的方针，是“完成乡村建设”。县计划投入143万元，其中分配教育事业29万9000多元，并决定召开一次教育大会，以提高师资和推动教育。

以往，番禺县府向设广州，一切会议都在广州举行。严博球治县后，县府在1933年迁至原本县茭塘司驻地的新造墟（今新造镇新造）。其时县府新建，未有大型会场，而新建的南山乡县立中学，具备开大会的场所，且去县府不远，便选定南山乡作为举行首届全县教育大会的场址。

关于大会筹备工作，据当年县教育局长陈良烈说：“此次教育大会，在兹邑实为创举。以二百八十余人之力，费七阅月之光阴，靡费三千余之巨款，乃得斯果”。看来，会议准备工作是很充分的。

大会于当年7月3日至9日集中举行。按规定全县中心小学教师一律全体参加，其余各校分别选派一位教师出席，到会共270人，连同职员及县长实280人。主持会议的是大会秘书长黄兰友（后来任县教育局长，沦陷时曾任国民党流亡县政府的番禺县长）。

大会开幕时，县长严博球致开会辞。他说：“本县自迁新造以来，力谋全县乡村之新建设，赖邦人君子之同心协力，凡所规划，得依次施行”。他指出：“乡村教育，为乡村一切建设之本原，自应有勃勃新机，以树立风声而导夫先路；今次举行全县教育大会，集合本邑教育人士之精华，立百年树人之大计，将以直接关教育之普及，间接促地方之繁荣，在番禺文化史上，不啻开一新纪元，其意义重大，未可以等闲说之也”。他认为“言广东文化者，率以番禺为代表”，以是务将教育搞上去。

当时估计，全县学龄儿童数达10万人，而全县小学只326所，在校学生仅3万人左右，未入学者达6万人以上。因此，严博球说：“以四十人为一班，应占课室一间计，尚需一千五百间”。县长感到普及小学教育的压力，提出解决的办法，要“本年颁布实施义务教育办法，责令已设有学校之乡村，实行强迫就学；未设立学校之乡村，实行强迫办学”，并施行中心小学区制，作为县中各村校小学的“本导”。当即成立了番禺县教育会，县长严博球亲任会长，并制定了会章，组织了机构。在会中广泛讨论了有关乡村教育的问题，还邀请邑中名流学者主讲有关教育问题，计有：

许崇清主讲《教育的改造》〔注1〕；
金曾澄主讲《三民主义教育》〔注2〕；

心中林砺儒主讲《儿童本位教育》〔注3〕，崔载阳主讲《世界儿童教育之新趋势》。每一专题，大会都作了讨论，并纪录在案。且对德、智、体、群、美的教育方针开展了深入的讨论。

大会还从实践方面着想，聘请几位教师举办备课、教案、教学等专题，计有：

何绍甲：《这一回》课文教学示范，有关低年班国语教学示范，以及《低年级算术教学示范教案》〔注4〕；

王卓生：《单级复式教学示范概案》（包括同时间同教科异程度，同时间异教科异进度问题），以及《单级教学示范班的解剖》；

关钟琦：《高年级国语、算术教学示范教案》。

大会期间，教师们上演了几出话剧，计有：CLICK《未完成的诗》，格里欧夫人《谣传》，〔俄〕班珂《可怜的裴迦》、《白茶》，〔法〕穆笛《社会之阶级》，以及欧阳予倩的《买卖》、《屏风后》、《沈阳》。

最后，县参议长伍观淇以《保养教》为题作了讲话〔注5〕。大会发表了《番禺县第一次全县教育大会宣言》，又在同年12月编印了《番禺县第一次全县教育大会总报告书》。

为举办这次大会，南村人士以极大的热诚协助筹备，作为当地一件大事，数十年来村民仍津津乐道。

〔注1〕许崇清，本县捕属人，1925年任广东省教育厅长，当时任中山大学校长。事迹见《番禺文史资料》第六期。

〔注2〕金曾澄，本县捕属人，1913年任广东省高

等师范学校校长，后筹办广州大学，任省教育厅长，当时任省府委员。

〔注3〕林砺儒，教育学家，爱国民主人士。

〔注4〕何绍甲，本县大石人，南山县立中学筹办人之一，当时任该校高中部主任。事迹见《番禺文史资料》第三期。

〔注5〕伍观淇，本县禺北人，毕业于陆军大学，曾代理广东省长，当时任陆军第二军及广东中区绥靖公署顾问，主编《村治日刊》。解放后为全国政协委员。



我县第一间地方国营企业

——番禺印刷厂发展简史

陆仲文

番禺印刷厂是由县府拨款兴建的第一间地方国营工厂。初时办厂是为县委印刷《土改通讯》和县府各部门办公印件服务，该厂由作坊式小厂经四十年来扩充发展至今，已是颇具规模的印刷企业。

创 业

该厂于1952年春筹建，6月20日正式开业，厂址设在市桥镇大南路84号，厂房面积约100平方米。设备有：四十年代四开印刷机、14英寸圆盘印刷机、手扳切纸机各一台。筹建期间员工七人，没有固定月薪，县府饭堂供膳，投入资金1.99万元，当年产值2.42万元，盈利0.4万元，随着业务的发展，53年迁址海傍西路145号，厂房扩大到300多平方米，添置了旧印刷机3台，职工人数增加到18人。由于干部职工的艰苦创业，产量、产值比上年度增长三倍。

1954年8月佛山专署任命王庆文为厂长。55年4月建立党支部，选举刘锡钜为党支部书记。同年该厂党、政、工、团组织机构先后建立，在党支部领导下，积极开拓业务，增加设备。

1955年增设划线机，发展社会产品，如学生簿本、帐册等。1956年承担印刷《番禺报》，同年6月，印刷机由人力

改用动力操作，单班生产改为两班制。为解决书刊排版用铅字，1957年2月购入一台已报废的手摇铸字机，经过半年多时间修理投产。

1956年6月至1961年6月，印刷厂由市桥镇托管，这时党、工、团等群众组织非常活跃，在生产工作中发挥了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老工人的骨干作用。1952年6月至1958年，实现利润5.69万元，平均年盈利1万元。因此，县府于1957年拨款5千元在西堤路兴建第一座职工宿舍，建筑面积180平方米，解决了职工居处条件。

1958年2月，市桥公私合营文大印刷厂合并县印刷厂，充实了人员和设备。同年3月，县委决定抽调印刷厂四开印刷机2台、铸字机1台及附属设备、铅字和职工10人给番禺报社建立印刷工场。1959年5月，番禺纸厂合并印刷厂时间不到一年，又告分拆。由于调出技工支援番禺报，派出骨干搞纸厂，削弱了该厂的技术力量和领导精力分散，该厂59年产量、利润比58年分别下降13.5%和34%。1960年9月，报社印刷工场合并回印刷厂，排印生产力始得恢复和加强。

渐进

1961年贯彻国民经济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的方针，压缩了一批职工，但产量、产值比大跃进的58年和59年仍有所增长。64年实现利润5.69万元。

1965年全国人民掀起大学毛主席著作，给书刊印刷带来了兴旺。为了对党和毛主席的衷心热爱，经过业务人员努力争取，并得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安排印刷32开毛著单行本及100开毛主席语录的光荣任务。66年底增购了对开、四开印刷机各2台、对开切纸机1台等设备，并为解决装钉工序薄

弱，在社会上招收临散工30多人，建立起装钉毛著工场。1966年文化大革命，12月间印刷厂职工推举十名代表到县府“造反”，要求县府拨地皮、拨资金建新厂、购设备，以利扩大生产，改善工作环境。几经交涉，终得到县府同意，拨资金3万元及建材指标，划地3500多平方米在三堂织箩街晒布地（原是师姑庵贞节牌坊）建厂，建筑面积900多平方米。全厂职工积极参与建厂工作。67年初筹建，3月动工，同年12月建成。1968年3月工场迁入新厂，仓库、营业部及厂部仍留在旧址。但因经营、生产分散，管理困难，厂革委积极自筹资金，于69年和71年续建装钉车间及仓库，共建筑面积200平方米，旧厂东边改作职工宿舍，西边转给县百货公司。

1969年秋，印刷厂首次排印中、小学教科书。1970年生产扑克牌。由于文革期间印刷业务不景，在以一业为主、多种经营的思想指导下，1971年9月筹建漆包线车间，同年12月投产。73年秋根据县工交办指示，于同年12月撤消漆包线生产，集中精力抓好印刷，厂领导班子为解决电力不足，购入柴油发电机，建立动力房。

根据业务的发展及生产需要，1974年恢复照相制版，发动工人大搞技术革新，由人工印刷改为自动续纸，实现平台机印刷自动化。同时引进ZD201型自动铸字机，改变手摇铸字和人工磨字的落后工艺。初步发展成印刷、绘画设计、照相制版、铸字、排版、打型、浇镀版、装订等多功能配套工序。十年间固定资产增长1.5倍，工人劳动条件、设备、厂房初步有了变化。但文化革命的十年浩劫，职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，企业经济效益下降，1966至1975年累计利润14.30万元，与1958至1965年平均年利润比下降55.42%。